

中文版第六期

第二年 第二冊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學會出版

活字印刷四百週年紀念會

關於雕版印刷始於唐朝前期的考證

鄭觀應《盛世危言》· 鄭家大屋

文塞斯勞·莫拉依斯的十六張明信片

佩索阿的愛情觀——虛無飄渺的天國

中葡兩國的相互影響

從《大厰居士孺》說印章

昔者聖哲折衷
六折聖哲上望
七社揮賦聖哲
詞，若依此作
已其波聖哲集
詩是則同造九
九億百千那由
恒河沙等之寶
已其聖哲集
億百千那由他
億正等聖哲集
天大德本中
莊康樂天聖
天德具而聖哲
波請如來皆
念以善男女人
會得成大善根
福極之樂古
此聖哲如法
持請聖哲集
敬佩於身上以

澳門文化學會出版的
書籍是你的良師益友，欲購買請到
澳門板樟堂街16-18號葡文書局

澳門文化學會

澳門是一部傑作，
兩國人民譜寫。
作家、詩人、學者
妙筆生花，
澳門因之生輝，
青史長留。
書，良師益友，
書，智慧結晶。



封面和封底

本期雜誌封面的設計為紀念由澳門傳入遠東的活字印刷術一百周年而作。

從金屬活版印刷術時代到現代印刷術，表明“書寫文明”對人類進步的重要性，而澳門為遠東地區人民的文化作出了貢獻！

封面上的鉛定架與鉛字攝自於澳門官印局。畫面上的文字分別是《吳萬金光大陀洛尼經》（公元751年，和在葡國印刷的第一本書《Tratado de Confissom》（公元1489年）。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六期

文章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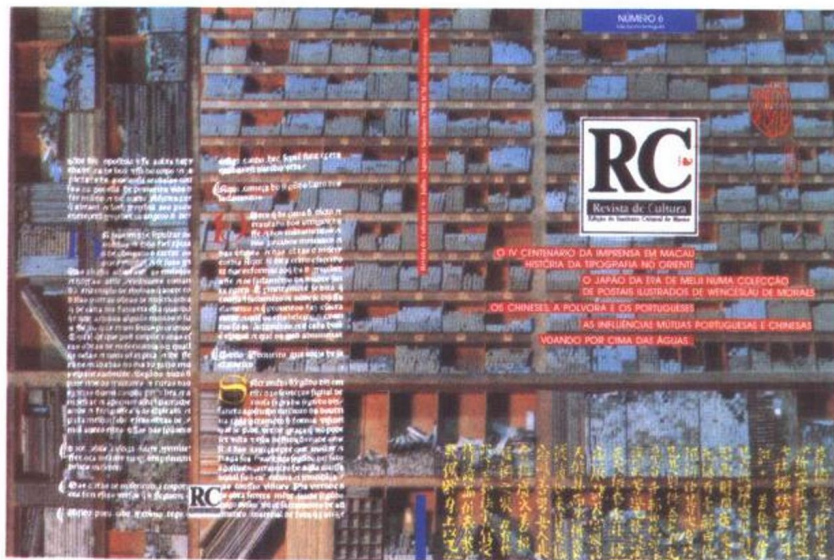
文德泉
施美麗
季頌宇
劉羨冰
鄭煒明
林若翰
若澤·迪亞斯
麥努埃拉·娃萊
拉蒙·萊依·馬佐
徐新
潘日明
安娜·瑪麗亞·阿瑪洛
繆鵬飛
黃勵知
薛尼路

插圖

馬若龍
袁之欽
徐新

攝影

白元度
Shimizu Kogeisha Co. Ltd. (Quioto)
鄧顯熙



封面設計馬若龍



是一份研究學問的雜誌，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葡萄牙在東方的歷史，進而加強中葡兩國之間的密切往來。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只求學術價值，不限政治見解，文章中的觀點和理論不代表本刊立場。

雜誌編輯部有權不發表或不退回無約投稿。



是一份季刊，葡、中、英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在此，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的（三種文版）雜誌會更有參攷價值。



社長

澳門文化學會主席

彭慕治

主編

官龍耀

副主編

馬若龍

中文編輯

王偉

助理編輯

徐新

美術設計

馬若龍 繆鵬飛

排版

鄧明威 張詠鸞 李奕容

攝影

鄧顯熙 林國權

澳門文化學會出版社

高地烏街27號二樓 電話：591977

編輯部

高地烏街27號三樓 電話：591977

行政管理

澳門文化學會出版社

植字

文化學會植字部

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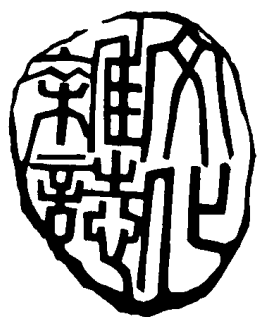
澳門印刷公司

分色

色擇分色公司



目錄



出版活動 文化消息

本季度出版刊物
本季主要文化活動

澳門文化學會主席彭慕治在第三屆暑期學習班結業典禮上的講話

澳門文化學會主席彭慕治在澳門文化研討會上的講話

澳門行政機構概要

澳門路環彩陶與中國古瓷器

從《大匠居士孺》說印章

快活樓

中葡兩國的相互影響

昨夜明月今夜風

鴛鴦

佩索阿的愛情觀——虛無飄渺的天國

明治時代日本替：拉迪斯勞·巴塔尼亞心目中的日本

文塞斯勞·莫拉依斯的十六張明信片

明治時代的形象：關於文塞斯勞·德·莫拉依斯彩圖明信片集的註釋

明治天皇時代的日本

葡中字典的歷史和書目一瞥

清末（澳門）路環海盜及其與同盟會之關係

鄭觀應《盛世危言》·鄭家大屋

關於雕版印刷始於唐朝前期的考證

活字印刷四百年週年紀念會在澳門召開暨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

四百週年——澳門印刷業

薛尼路	黃勵知	繆鵬飛	安娜·瑪麗亞·阿瑪洛	潘日明	徐新	拉蒙·萊依·馬佐	麥努埃拉·娃萊	若澤·迪亞斯	若澤·迪亞斯	林若翰	鄭煒明	劉羨冰	李頓宇	施美麗	文德泉
-----	-----	-----	------------	-----	----	----------	---------	--------	--------	-----	-----	-----	-----	-----	-----

3 9 15 21 27 35 40 42 48 57 60 72 74 77 83 87 91 94 99 100 102 104

MACAU

澳門

葡國在東方 的傳播

現況和歷史

現在和過去
的分析

澳門人的分佈

澳門政府新聞司月刊

訂閱地點：板樟堂街壹號

電話：332886（內線123）

圖文傳真：510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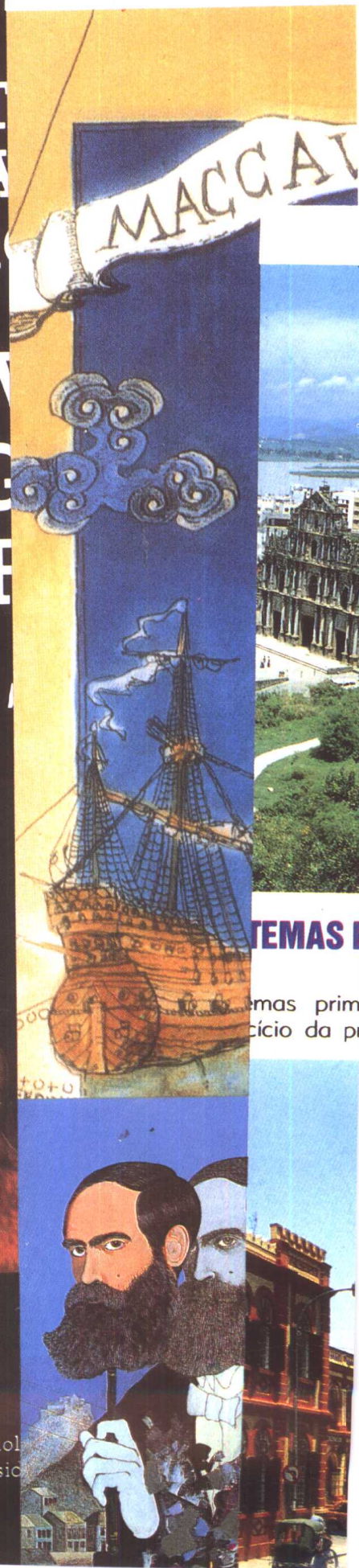
° FEST
CIONAL
DE MA

O NÍV
CHEG
UPER

Fernando



rid Haebler e o viol
certos na Universio



“若對通過澳門的中國與西方文化間的相互影響進行有足夠深度的研究，僅一本厚厚的書是不夠的”

“東方主義對葡國傳統體制的衝擊體現在十七世紀中國對葡國陶瓷及瓷磚製造的影響。那時拉托（在里斯本）、維亞納·都·卡斯特洛和卡爾達斯·達·拉依那等作坊顯然已開始“依照中國人的愛好”生產瓷器了。東方對葡國的影響還體現在澳門製造的印有葡國徽章的青瓷花瓶，祭壇上的裝飾品和其他眾多的宗教或世俗的器物上。若對分散在葡國世界和其他地區的瓷器登記造冊，那將是一部巨著。”

“我們還無法列出一個漢語中葡語詞匯及表達方法的單子。在上海地區有三十個詞，在廣東自然有更多，因為一直到今天我們與那裏的人民還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阿爾瓦羅·塞門多神父出版了中葡、葡中兩本字典。十九世紀末，聖若澤修道院院長卡爾瓦尤曾把字典寄給里斯本的地理協會，今天我們在那裏還可見到這部作品。但與其他作品一樣，原本刻版本已經完全失傳了。這是不是因為這些書的主人——耶穌會會員們相繼去逝和他們的圖書館日趨荒廢之故？”

（文化雜誌第六期，中葡兩國的相互影響 作者：潘日明）

“總之，在大約400年的時間裏，共編有12本未出版的和13本印刷出版的葡—中字典，以歷史和語言學的角度上看，沒有必要指出12本未出版的手稿中哪一本更有價值。葡萄牙語曾經在遠東被作為“通用語言”，取得了統治地位這一事實完全可以說明。現在，在我們即將在本世紀的末期結束我們的東方時代之際，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必要性。人們希望文化將成為我們將來在這個區域遺留的存在之一，同時希望在最早編寫的葡—中字典中挑選一本出版，這將大大推動葡萄牙的東方研究；或者干脆就出版所有葡—中字典中最早的由利瑪竇和魯吉埃里編寫的手抄本，它在世界漢學研究領域為我們贏得了榮譽，它現在非常完好地保存在羅馬的耶穌會會員的母親之家的檔案室。”

（文化雜誌第六期，葡中字典的歷史和書目一瞥 作者：林若翰）

四百週年——澳門印刷業

在哥頓白(Gutenberg)譯成的拉丁語《聖經》出版三十五年以後，

葡萄牙出現了西伯萊語的《Pentateuco》版本。

一個世紀以後，

第一本拉丁語書籍在澳門出版了。

文德泉*

P.^c Manuel Teixeira

葡萄牙

今年，在葡萄牙出版社成立500週年之際，澳門慶祝第一本利用活字印刷方法出版的書400週年。在此書出版之前，在法羅(Faro)撒米爾·加貢(Samuel Gacon)的出版社裏已經用希伯萊語印刷了《Pentateuco》而葡語的第一本書是1487年在沙威斯(Chaves)印刷的——《懺悔錄》(Tratado de Confissom)，1965年，米蓋爾·精達先生(Miguel Quina)從達西·迪特林達德(Tarcísio da Trindade)的古書店買來此書，又於1987年以一萬一千葡幣的價格轉賣給文化處的國民圖書館。

而巴西的古籍專家泉霍·艾·哈敕(Rosemarie Erika Horch)強調指出這並不是葡語的第一本書，早在1488年4月18日就出版了克·桑契斯(Clemente Sanchez)的《聖事》(Sacramental)的葡譯本。是1889或1890年贈送給里約熱內盧的國民圖書館，並收藏至今。

果阿

這個城市應當為擁有西方設在東方的第一個印刷所而感到光榮。基督教協會把果阿(Goa)的

*他是一位研究澳門史、葡萄牙史及天主教在東方史的史學家，發表過近百篇論文，是葡萄牙史學會和其它各種國際性協會及研究機構的成員，例如：亞洲國際歷史學家協會。

拉丁語書《結論》(Conclusões)帶到這裡。而第一位印刷商——傳教士讓·布斯塔蒙(João Bustamante)，1556年9月3日來到這裏，據稱，他到達的一個月就開始尋找此書。

1556年4月30日蓋博·卡拉薩(Gaspar Calaga)神父S.J.，從里斯本寫給羅馬教廷的信中說：德一讓·奴·巴赫德(João Nunes Barreto)、讓迪·美吉達(João de Mesquita)和格達梅斯神父(Gualdames)，還有協會兄弟，其中包括布斯塔蒙(Bustamante)等人前往埃塞俄比亞(Etiópia)，在這次訪問中，皇帝送給教團一位精於印刷術的印度人，此人曾和布斯塔蒙(Bustamante)一起工作過，由此可見，這位來自果阿(Goa)的印度人是第一位幫助傳教士的人，1556年他們在果阿(Goa)建立印刷廠。①

在果阿(Goa)印刷的第一本書是《邏輯與哲學的結論》(Conclusões de Lógica e Filosofia)，其中邏輯部分由弗朗西斯·卡布拉(Francisco Cabral)兄弟負責，哲學部分是蒙·迪施拉兄弟(Irmão Manuel Teixeira)，後者是1556年澳門協會之家的組織者之一。

果阿(Goa)的印刷業是由埃塞俄比亞(Etiópia)的德一讓·奴·巴赫德(João Nunes Barreto)主教引進的。而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Alexandre Valignano)神父把它從果阿(Goa)帶入澳門。在談到印刷業之前，讓我們先談談這位創

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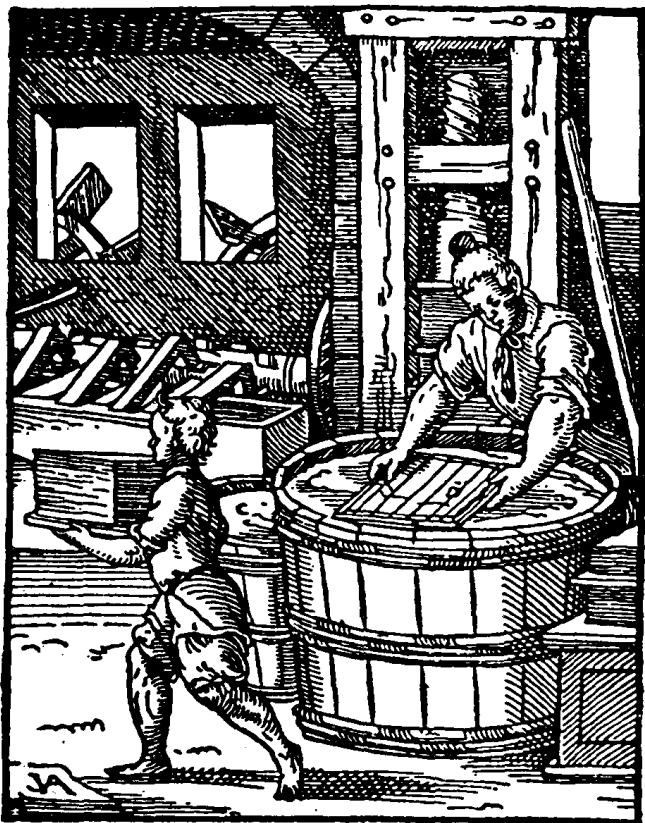
果阿(Goa)的印刷業比加爾各答(Calcutá) 的印刷業早222年。

我們是開路先鋒。

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

ALESSANDRO (Valignani) (1539年2月20日—1606) 貴族出身，生於意大利的希埃蒂(Chieti)城阿布魯其(Abruzzi)。18歲在巴度阿(Padua)大學民法系獲博士學位，經過一段時間在保羅四世(Paulo IV)教廷里的實習之後，為阿丁畢斯(Altemps) 主教長服務，於1566年5月27日參加教團，當時他27歲。

1573年8月，瓦利格納諾由教團總主持艾·梅圖里亞奴(Everardo Mercuriano) 任命為傳教士赴日本和印度。他們乘坐的沙格斯(Chagas) 號船由里斯本出發，這支由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人組成的21人教團於9月6日到達果阿(Goa)。



造紙業（十六世紀德國繪畫）。1411年葡萄牙如歐洲一樣已開始有造紙作坊，由於當時迫切需要紙張，許多磨坊改造成造紙作坊。

首先週遊全印度（1575—1577）；最後，1578年四月從果阿出發前往澳門，於1577年9月6日到達。

當時澳門居民數達10,000人，是與中國相接的半島，邊界是波達·度·希阿古(Porta do Cerco)。

他的本意是使中國向福音打開大門，阿·塞米都描述過：在他打開房間的窗戶，看着中國大陸時吟道：

“岩石，岩石，何時向福音打開？”②

1579年7月7日週遊日本，於當月25日到達，在那裏組織了第一個前往歐洲的日本教使團（1582年—1591年），於1582年3月9日到達澳門，當年12月3日出發，其後從1583年10月到1587年10月擔任東印度的大主教。

1578年，他被任命作新的週遊，1588年7月28日從果阿到達澳門，同時也帶來了印度技術，1590年7月23日，作為印度的副國王的大使前往日本；1592年10月9日回到澳門，當月24日到達，直到1594年11月16日；1595年3月4日到達果阿，1597年再回澳門，1598年7月16日前往日本，8月5日到達，在那裏停留到1603年1月15日；1603年2月10日重返澳門，直至1606年1月20日去世。③

澳門印刷社

1578年12月1日，他由澳門給艾沃拉(Évora) 的主教寫信，特·迪·布拉同薩 Teodósio de Bragança 先生：“我已申請將印刷技術帶到日本，目的是能够在日本印刷適合於日本的書籍。”

④這個活字印刷版是歐洲型的。

瓦利格納諾(Valignano)沒有象預計的那樣隨日本代表團前往歐洲，1583年10月他被任命為印度的大主教，不得不留在果阿(Goa)，1587年5月29日，前往歐洲的代表團來到這裏，他們帶來了印刷器械，瓦利格納諾和代表團們一起出發，用了70天時間到達馬六甲(Malaca)，經過12天的休息再次於1588年7月28日到達澳門。

瓦利格納諾(Valignano)作為宗教使節前往日本，但由於日本幕府不歡迎傳教士，因此被迫在澳門等了一年半，在這段時間內，印刷業從未開

caput ioseph: et super verticem nazar-
eti inter fratres suos. Quasi primo-
geniti thauri pulchritudo eius: cornua
ringentis cornua illius. In ipis vi-
silabit gentes usque ad terminos terre.
Hec sunt multitudines ephraim: et
hec milia manasse. Et zabulon ait.
Iterare zabulon in regno tuo: et ysachar
in tabernaculis tuis. Populos voca-
bunt ad montem: ibi immolabunt
victimas iusticie. Qui inundationem
maris quasi lac fugerunt thesauros
absconditos armorum. Et gad ait.
Benedictus in latitudine gad. Quasi
leo requievit: cepitque brachium et verti-
cem. Et vidit principatum suum quod
in parte sua doctor esset repositus: qui
fuit cum principibus populi et fecit
iusticias domini: et iudicium suum
cum israhel. Dan quoque ait. Dan ca-
culus leonis: flectit largiter de basan.
Et neptali dixit. Neptalim abundan-
tia prefeuerunt: et plenus erit benedicti-
onibus domini. Mare et meridiem
possidebit. Aser quoque ait. Benedi-
ctus in filiis aser. Bit placens fratri-
bus suis: et indingat in oleo pedem
suum. Ferrum et es calciamentum e-
ius. Sicut dicit iuuentutis tuerita et
senectus tua. Non est alius ut deus
credimus. Ascensor celi auxiliator
tuus. Magnificencia eius discurrunt
nubes: habitaculum eius sursum: et subter
brachia sempiterna. Eiciet a facie tua
inimicum: dicitque coterere. Habitabit
israhel confidenter et solus. Oculi iacob in
terra firmati et vini: oculi caligabunt
rore. Beatus tu israhel. Quis similis
tui: popule qui saluatus in domino?
Saurum auxilii tui: et gladius glorie
tue. Regabunt te inimici tui: et tu co-
rum colla calcabis. C. xxxiii.

Ascendit ergo moyses de campe-
ribus moab super montem ne-
bo in verticem phasga contra iheri-
cho: ostenditque ei dominus omnem
terram galaad usque den et uniusum
neptalim terramque ephraim et manasse
et omnem terram usque ad mare uouil-
simum: et australem partem et lattu-
dinem campi ihericho civitatis palma-
rum usque legor. Dixitque dominus ad
eum. Hec est terra pro qua iuravi a-
braham ysaac et iacob dicens. Semi-
ni tuo dabo eam. Vidisti eam oculis
tuis: et non transibis ad illam. Mo-
nusque est ibi moyses servus domini
in terra moab iubente domino: et sepe-
liuit eum in valle terre moab contra
phogor: et non cognovit homo se-
pulturam eius usque in presens diem.
Moyse centum et viginti annorum erat
quando mortuus est. Non caligavit oculus
eius: nec dentes illius moti sunt. Fluctu-
atque eum filii israhel in campis
moab triginta diebus: et completi sunt
dies plandis lugentium moysi. Jo-
sue vero filius nunc repletus est spiritu
sapientie: quia moyses posuit super
eum manus suas. Et obedierunt ei
filii israhel: feceruntque sicut precepit
dominus moysi. Et non surrexit pro-
pheta ultra in israhel sicut moyses quem
nosset dominus facie ad faciem in
omnibus signis atque portendis que
per eum misit ut faceret in terra egypti
pharaoni et omnibus servis eius u-
niuersaque terre illius: et cunctam manu
robustam magnaque mirabilia que
fecit moyses coram uniuerso israhel.

Explicat helle quod gerit dicitur
dicitronomium

暇 ○

就在1588年內印成了一本（Salamanca）薩拉馬克1575年出版過的書，此書在布格斯再版過。名為：《基督教兒童與少年避難所》

Christiani Pveri Instituto, Adolescentiaeque perfugium: auctores Ioanne Bonifacio Societatis Iesv. cum libri unius, & rerũ accessione plurimarũ: Cum facultate Superiorum: Apud Sinas, in Portu Macaensi: in Domo Societatis Iesv: 1588 : 是傳教士讓·布尼法修的書: 於1588年在澳門港耶穌會住地印刷, 有252頁, 現僅有一本存在里斯本的宮殿圖書館。⑤

1585年在中國出版第一本歐洲的書，在1586

年一月上旬，瓦利格納諾(Valignano)把一本《拉丁拼法書》寄到日本，而同時附有一個可能有 214 字的中文字表。

在1589年10月8日之前，據羅·麥西亞(Lourenço Mexia)神父的宣稱，出版過《Senazario Emmendado》大概是迦·桑那甲農(Iacopo San-nazzaro)的詩選⑥，安·貝萊德神父(Henri Bernard)還提到過另外兩本由澳門耶穌會傳教士印刷的著作：一本是《語法》1588年，另一本是利瑪竇(Mateus Ricci)的《對話》1590年。⑦然而，是歐洲人1585年在澳門出版了第一本書，在瓦利格納諾(Valignano)神父的印刷社到達之前是米蓋爾·羅吉爾(Miguel Ruggieri)的一本中文版《教義問答》，名為《真正的認識上帝》，在封面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၇။ ဘုရားအား ချီးမွမ်းသော နေ့ရက် :
 ၈။ ဘုရားအား ချီးမွမ်းသော နေ့ရက် :

《萬約全書》首五卷之一頁（1487年，撒米爾·加貢，於法羅）此為葡萄牙出版的第一本書。

裝飾的一個橢圓形裏寫着拉丁語讚美詩“A Solis Ortusque Ad Occasum Laudabile Nomen Domini CXIIT”在橢圓形中是耶穌會的標誌: I H S : ⑧

弗朗希斯庫·比里斯(Francisco Pires)神父在《回憶》一書中寫道(Ruggieri) 羅吉爾: “把一本中文版《教義問答》傳授給一個識字的教徒, 這位教徒企圖通過一次考核提高對教義的理解, 但上帝爲了考驗他, 而暫時沒有滿足他的要求, 爲此他夫人因失望而上吊死了。他羞愧地離開自己的家去找神父, 神父誠懇地收下了他。

“幾年中當了教師, 神父印刷了中文版的《教義問答》很快傳入中國, 當他和葡萄牙人來到廣州時, 已滿載榮譽。” ⑨

這個《教義問答》資料的兩份寄到羅馬, 其中一份是絲綢的, 好像另兩份存留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⑩

杰·米·布拉卡(José Maria Braga)增補一段說到利瑪竇, 羅吉爾 (Ricci) 神父也參加了《拉中詞表》的編寫, 在瓦利格納諾神父的指導下, 第一版於1585年在澳門印刷。⑪

1590年, 在澳門出版以下書目:

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 rebusq; in Europa, ac toto itinere animadversis.

Dialogus ex ephemeride ipsorum legatorum collectus; & in sermonem latinum versus ab Eduardo de Sande Sacerdote Societatis IESU.

In Macaensi portu Sinici regni in domo Societatis IESU cum Facultate Ordinarii, & Superiorum. Anno 1590.

意思是說: 把關於日本代表團於羅馬庫里亞的會談, 和在歐洲所觀察的, 經歷的總結成大事記, 由·桑多斯(Duarte de Sande) 翻譯成拉丁文。⑫

“在中國的澳門港, 耶穌會住宅, 由教區大主教和修道院長批准1590年”。

基層官員列·迪薩(Leonardo de Sá先生, 1589年9月3日, 給予他出版許可; 同時也給他其它神父的審評意見, 他們是瓦利格納諾(Valignano), 迪阿古·安德斯(Tiago Antes) 和尼古拉

odo iuz: parabo de
t. sãta ignia para ser
boos iuz: e manter bem seu cita
do deus: a ser deerto e a urt de
teyta em tencom em todas as cou
sas que fizet e iulgar. E esto ap
arce: per muitas razoes e seme
lhãças ponhamos segundo dize
aristotiles. Scilicet de sentem
cia deerto em pero q nã he e em
tẽcom deerto mais das po: mebo
ou peita ou por amor do outro. tal
iuz como este nã he deerto iuz.
ainda que de e sentença deerto.
por que nã da com deerto em tẽ
com deermos nos ajnda nes cou
sas corporaes. e que aqlla coula q di
gemos deerto q he todas as par
tes: iguaes e nonse inclina mais
da hũa parte q da outra o qualliu
iz deualu ser deerto q em nen
hũa maneyra nam por nenhũa
rezom nã inclinar mais a hũa
parte que a outra. E por eis dize
sãt bernardo. de deus o homem
corpo e citatura deerto para he
dar aentender q deus e guerdar e
ser deerto em todas as coufas
e como quer q dito he. todo iuz
deus eurt e impri em iulgando.
deerto em tencom em pero sem
esta dicta em tencom deus e com
firmar em aquellas coufas que
ẽ: deerto e scriptas e ate ell fo
ẽ alegadas. Onde diz sãt abasio qo
iuz qndo iuz ao iuzo nã deus
e iulgar segũdo a obediencia e uon
tade q trouxer de sua casa ma

is agũto as razoes e q de terri
tos q foz em iuzo per. ante ell
elegados. Onde se fazi qomẽ an
te algũ iuz de acufato de algũ
coula fella mte. qnpero iustici n
te mente he he puado per falsas
testimũtes em tal caso segũdo
os doutores dize. O iuz se pte
achar algũ rãlo e etc oluxer ape
ẽdo algũ coula cõtra as testimu
nhas pa o seu testimũho nã u
let pouco fazer. se nã se etender q
he mais segura coula para ocu
do. deus o annuar aouti o iuz me
yoz. se sabe q per ell se a liur e li
nã peca se nã da sentença cõtra ell
segũdo as razoes que foz em ale
gadas ante ell. como qn quer face
contrelua em tẽcom e cõtra eurt
dade que em outra maneyra sabe
nã como iuz. E a tall nã cõcepne
ell mais aquelles q cõtra ell deẽ
aquele falso testimũho. E se e ou
tra maneyra o iuz da sentença cõ
tra consciẽcia e contra deerto e
em iuzo doutro po: amoz em po:
peita. fize sospẽso do oficio por hu
u ano e he theudo de entregar a ou
tra parte quãto per sua sentença p
deo e de mais se he ofidall na igre
ia. he irreglar e nã pode ser ab
solto se nom pollo po: e de como
segũdo dize e regrete l
egũdo dize os sãctos cas
f. hũa iuz e mo: mente
reflexico tã su me e tan citauell
deus a ser e iulgãdo. deerto q nã
deus a ser e iulgar todo aquelle

《懺悔錄》開始印刷 (1489年無名氏, 於威斯) 第一本有準確出版
日期的葡國書籍。



最原始的印刷工場 (一五六八年德國繪畫, 刊於Jost Ammann一書)。

迪·阿維拉(Nicolau de Ávila), 1589年10月4日。

所以, 這本書是於1589年開始印刷的, 1590年它的原本大概是用西班牙文寫成的, 由桑迪(Sande)翻成拉丁文, 他在序言中說: 書將要翻譯日文, 而且旦·巴多里(Daniele Bartoli) S.J. 神父說: 在日本發行了1000本此書日文版。

原本於1593年在安衛爾(Anvers)重新出版, 名稱: 《日本皇帝的三位使節》“De trium regum japonicorum legatis”。

1862年, 安·讓·迪·菲格雷多出版了《最佳檔案, 第五集, 是按葡萄牙人的意見總結的, 稱為: 《日本第一大使到歐洲》。1961年由貝·維德依拉·比利斯(Benjamim Videira Pires)和杰·米布拉卡(José Maria Braga), 寫了序言和註釋, 在澳門重新出版。⑬

瓦利格納諾(Valignano), 1590年6月23日, 從澳門前往日本, 同行的還有大使, 隨身帶去了印刷器械, 7月21日到達長崎, 很快又把活字印刷術傳到勝田(Katsusa)去了, 在那裏, 10月份開始了印刷工作, 1592年遷到天草(Amakusa), (1592年至1598年), 最終回到長崎(1598年至1614年), 1614年回澳門。

1570年, 在勝田(Katsusa), 印刷了短詩集《耶穌門徒的生活, 民間的聖人和殉教》, (Gosagayo-no uchi Nukigaki)。

若·勞雷斯(Johannes Laures)神父, S.J. 出版一本, 包括30本書的書目, 而且還提到其他25本, 在這30本中, 3本是在澳門印刷的, 其餘都在日本⑭, 其中很重要的一本是《日語詞匯》, 若·霍德里古思(João Rodrigues)神父寫的, 1603年印成, 第二年印成了《日語的文藝》兩本都是在長崎(Nagasaki)印刷的。

1620年, 在澳門出版了《簡明日語》, 是由《偉大藝術》一書簡化而成, 為了幫助學習日語的學生而出版……。耶穌會的澳門聖母學校 MD CXX年44ff neff。

米蓋爾·庫波(Michael Cooper), 提到這一書時說: “很遺憾, 這種情況令人羞愧, 若·霍德里古思(João Rodrigues)的書已出版了100本。”⑮

古·霍德勒(Gomes Rodelles)神父S.J. 證實說過這一印刷廠被傳教士們賣給馬尼拉(Manila)的聖奧斯丁會, 可是德·謝林(D. Schilling OFM 神父(修道士)對這一證實抱有懷疑。⑯

註釋

①關於果阿的印刷, 參安·哥爾阿的《果阿》、《印刷的四百週年》, 在波德利亞(Brotéria), 1956年10月268-276頁。

阿·哥爾西亞《葡人於他們的印刷設立》1938。

②阿·桑梅多(Álvaro Semedo), 《中國國際歷史》第1667年, 253頁。

③關於瓦利格納諾(Valignano), 註: 菲蘭德神父《亞·瓦利格納諾一生》, 羅馬, 1898年。

——《亞·瓦利格納諾頌詞》, 《日本史集》, I I, 東京, 1942年, 523頁-635頁;

——德·利亞: 《偉大的傳教》, II, 羅馬, 1940年, 119至170頁;

——若·德恩娜, S.J. 《耶穌會在中國之記錄》, 1552年至1800年, 羅馬, 1973年。

Filed 71

④若·菲萊德斯, 《十六世紀澳門, 日本活字印刷, 葡萄牙檔案和安愛斯(Anais)圖書館, Coimbra, 1915年, I集, 5號, 211-212頁。

⑤若·雷勞斯神父, 在《Second Supplement to Kirishitan Bunko》, 東京, 1951年, 4頁, 提到安白哥勞歇(Humertclaude)神父指出過這本書能夠在(M. Augusti Beyer Memorial Historico-Critico Librorum Rariorum), 1734, 106頁, 看若·白來地(Jack Braga), 澳門出版社的起源, 澳門, 1965年12頁, 註11。

⑥讓·仁萊露(Jannayaro), 生於意大利那波利(Napoli), 西班牙人的後代, 拉丁語和意大利的偉大詩人, 他的一生在感官、快樂和詩意之中, 在他的詩里可見到神聖和褻瀆的混合, 把聖母稱為“神仙的希望”。

作為拉丁語和意大利語的大詩人, 獲得過學者們的表揚, 而且, 第10世和克雷門丁七世也都曾表過贊許。

1530年, 72歲時去世, 葬於他的一個農場的小祠堂裏。

⑦安·貝萊德神父, 《利瑪竇神父和當時中國社會》, (1552至1610年)天津, 1977年, 第115頁。

⑧若·馬·波來德阿, Jack Maria Braga, 《澳門出版社的起源》第21頁。

⑨Ib, 10頁, 註8。

⑩Ib, 10頁, 註8。

⑪Ib, 第10頁。

⑫Joseph Schutte神父。

⑬關於日本的第一批代表團訪歐洲, 有許多著作。

⑭約翰尼斯·羅瑞斯、克瑞斯坦·本柯《早期基督教會在日本著作和文件的手稿》東京1949。

⑮米歇爾·古博, S.J. 羅德里翻譯, 紐約, 東京, 1974, 238頁。

⑯C.F., 杰克·米·布拉卡, O.C. 16, 註解18。

活字印刷400週年紀念會 在澳門召開 暨

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

(ALEXANDRE VALIGNANO, S.J.)

施美麗*

Beatriz Basto da Silva



我們很高興回憶起那些在這塊萬物轉瞬即逝的土地上撒下飽滿和堅實的種子的人們。

我喜歡歷史，我喜歡想像在整個社會環境和人類生存的條件中，人們所處的時代、環境和地方。

因此，我非常高興接受這種想法，在這引人注目的400週年紀念會召開之際，寫下此文，旨在回憶在澳門用活字印刷術出版的第一本書。

印刷這個題目是那麼複雜，又那麼深廣，值得對它進行全面的、饒有興味的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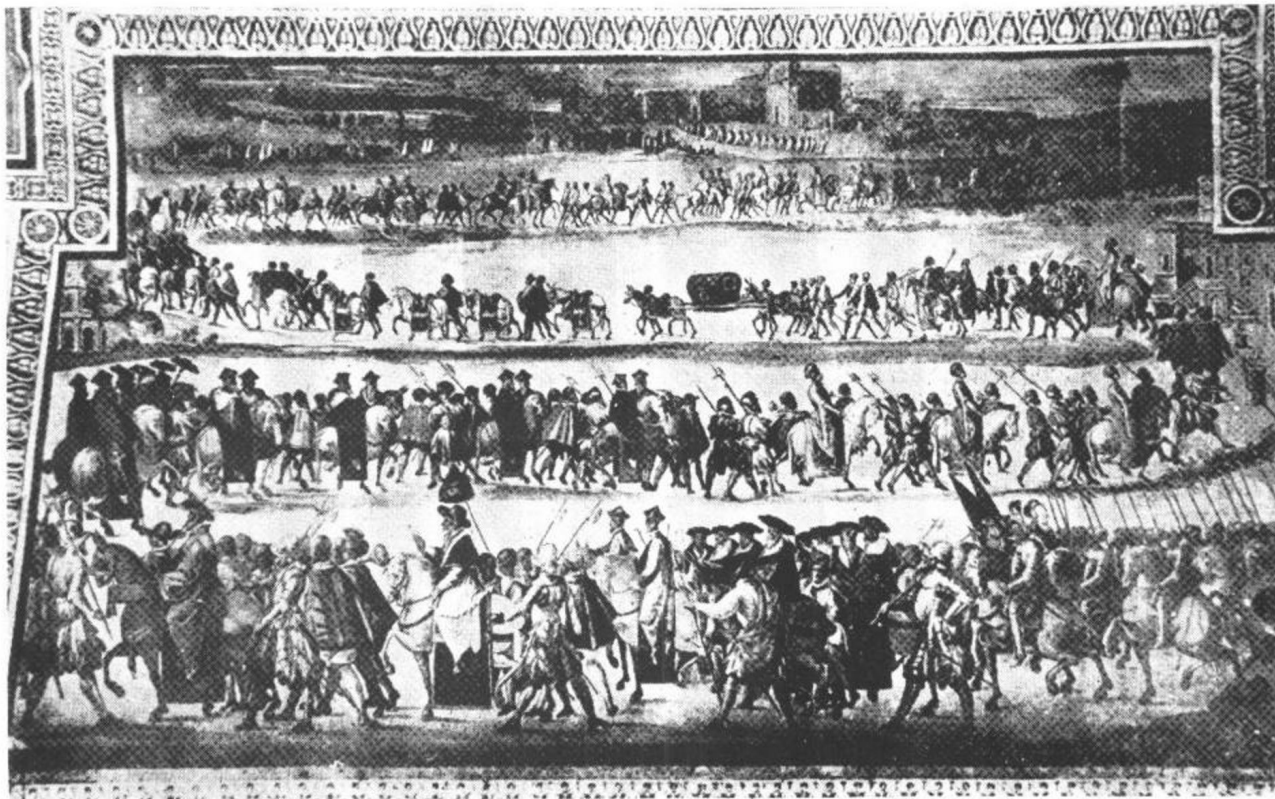
本文祇從歷史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對這一短暫的，但對人類歷史有重要意義的歷史時期加以適

當的評價，並以此來表達我對所有發明與使用印刷術的前人們深切的敬意。

勿容置疑，光榮的15世紀的葡萄牙人發現了新大陸，發現了新航線，這是對發現和認識五大洲人民及其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葡萄牙人所到之處，建學校、修教堂，設立醫院和印刷設備等，我現在着重講講下面的問題。

我常對我的學生們說，在人類歷史上，存在着許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刻，代表着人類每一進步的里程碑：從簡單的喊叫聲發展到具有音節的語言，耕作農業的出現進一步到城市化，以及安全、進步、勞動分工，直到建立了人類共同賴以生存的社會組織等，最終又發現和使用文字，又通過推廣印刷術，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文字才得以不斷地完善。就這樣，人類甦醒了，進步

* 科英布拉大學歷史系畢業，葡萄牙在東方和澳門歷史學者，寫了許多著作。



梵蒂岡圖書館的壁畫，描繪日本天主教徒於1585年3月28日抵達羅馬。

了，銘記着前人們創造的業績，從狹隘的拜神主義中解脫出來，逐步認識到自身在世界上生存、繁衍進而發展的可能性。

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活字印刷術的第一階段——木版雕刻術，這是由打印烙鐵上的符號反射出來的，這種工具幾乎就象原始人一樣古老。由於這種反射可以逐個校驗，雕刻經驗也必須經長時間摸索才逐步積累起來，因此不可能確定到底起源於何時何地。

衆所周知，中國和日本在葡萄牙人抵達那裏以前好幾個世紀，就已經開始使用木版雕刻印刷術了。這種印刷術不太實用，且製作費時費工，要把一個個符號、圖畫雕刻在一塊塊黃楊木、梨木、櫻桃木、核桃木或其他同樣堅硬的木版上，這是很難做的活兒。要求圖像高出周圍板面，這樣才能着上黑色，印在紙上，得到所要的雕刻的複印品或符號。

1585年，澳門的耶穌會教徒用傳統の木版雕刻印刷術印製了第一部由歐洲人指導編著的中文書籍，這是一部關於教理、教義方面的書，由米格爾·魯吉埃里(Miguel Ruggieri, S.J.)神父從歐洲帶到澳門，他請了一位書法雕刻師傅，將全

書一字一字地雕刻在木板上，而後印製成書在中國傳播。

弗朗西斯科·沙維爾(S. Francisco Xavier)認為文學，特別是宗教文學——福音書，教法，教義等，都是寶貴的必不可少的傳教工具，翻印這些書籍是十分必要和緊迫的。

如果對於中文來說，爲了強調書法優美，木版雕刻印刷術被認為是唯一的印刷的話，可對於拉丁語、葡萄牙語及其他歐洲語言的作品來說，就不是這種情況。因為在歐洲早已發明了活字印刷術。

但是，想把這些印刷材料都從那麼遙遠的地方運到中國來，那是昂貴的，也是冒險的，因為航海失事和海盜搶劫不斷發生。這一時期的文獻資料向我們表明，爲了保證信件順利到達，常常通過不同的途徑，發出兩三份同一信件或資料的複製品，來往於東西方。

另一種傳播的方式是由教士們自己用手抄寫拉丁文語法和經文。但是，這項工作耗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它將影響其它不可貽誤的事情。如學習東方語言，它被認為是首要的；向不信基督教的人教授拉丁語，它被認為是當時向亞洲傳播書

面教義的唯一工具。

還有一個困難，就是必須將帶有西方感情色彩的措詞和語言風格，按當地的習慣進行改寫，旨在使這些東西能被接受。

因此顯而易見，唯一能夠滿足這方面需要的解決辦法，就是從歐洲得到活字印刷設備，把它運到遠東，並安裝起來。這就成了最開明的傳教士夢寐以求的東西，因為他們一直就想傳播用德國谷騰保(Gutenberg)創用鉛合金活字法印刷的教科書、祈禱書、日課經和彌撒書。

要想瞭解當時的形勢，我要求讀者恍若置身於我所寫的東西裏。正如上面所說的，祇有這樣才能看清楚那些精神世界與眾不同的人物：他們是剛剛創辦的耶穌會(1540)的傳教士，他們具有積極的人道主義思想，對傳教表現出強烈的虔誠，對傳教的信念絕不動搖。

毫無疑問，在所有的人中，我想特別指出的是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東方學者熱奧熱·舒爾阿梅爾(Georg Schurhammer)教授認為他是“亞洲活字印刷術的偉大組織者和倡導者”。

從他自己的作品中，特別是他發給耶穌會長克芬迪奧·阿夸維瓦(Claudio Aquaviva)(1543—1615)的《年信》和他給其他人的私人書信，特別是像弗朗西斯科·德·索薩(Francisco de Sousa)神父和路易斯·弗羅易斯(Luís Fróis)神父這些同時代人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瞭解到這位15世紀開拓者的生平。

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神父於1538年12月20日生於意大利的希埃蒂(Chieti)。同年，另一個信奉基督教的人道主義者若奧·博尼法西奧(Goao Bonifacio)誕生於西班牙，後來他成了基督教徒。400年前雖然他們沒有在澳門相遇，但命運把他們緊緊地相連在一起。若奧·博尼法西奧寫有《基督教兒童讀本……》(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一書，最近又再版了。

現在，我們再回到我們勤奮的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神父這邊來。1573年，他奉命去印度傳教，1579年第一次抵達澳門。讓我們一起看一下他的澳門之行。在澳門作了暫短的停留之後，他就乘船前往日本，經過18天的航行、抵達日本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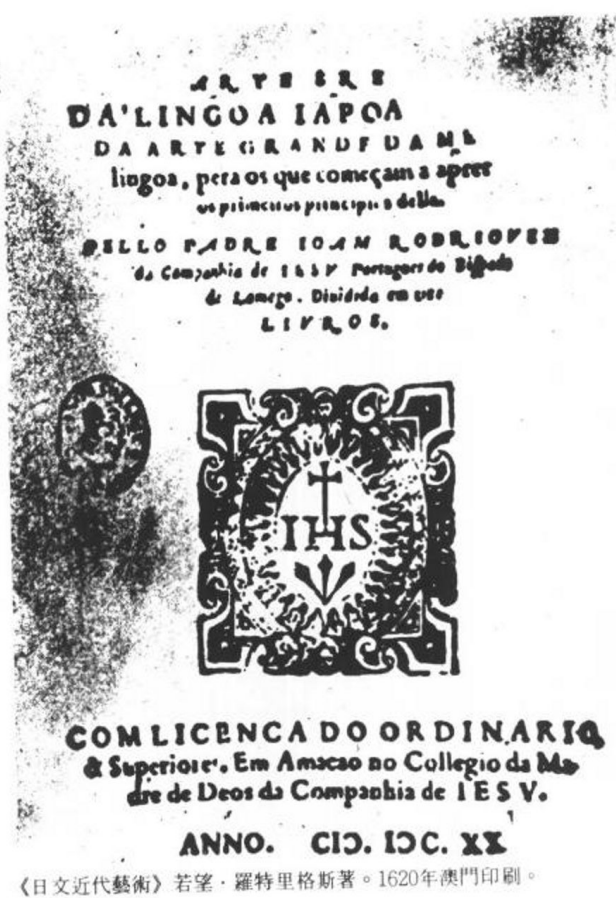
里馬(Arima)的科希諾祖(Cochinozu)。

很快他就意識到活字印刷設備是必不可少的傳教“工具”，他寫上就想出了如何才能得到這種設備，以及切實可行的辦法：他給耶穌會長寫信，給主教唐·特奧托尼奧·德·布拉甘沙(D. Teotónio de Bragança)寫信，並鼓動他周圍的合作者。他向一些人申述搞到活字印刷版的明確理由，並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另一些人。

隨之再來的交通和安全問題也好像已得到解決：第一個日本團體即將出發到桑塔·塞·(Santa Sé)和伊比利亞王國。活躍的鼓動者瓦利格那諾領導這支隊伍出征。

耶穌會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的畫像(1539—1606)三次訪問日本。





《日文近代藝術》若望·羅特里格斯著。1620年澳門印刷。

我們可以想像得出，1582年2月20日當他離開尼伯爾港口時的那種充滿強烈的希望和振奮人心的喜悅心情。

雖然因等待季風，他在澳門渡過了消沉的10個月，但最終還是等來了這一天，這一時刻，他又重新振作起來，開始了他的澳門——印度的科興(Cochim)——果阿之行，旅途一路順風，於1583年年底抵達目的地。

當這些年輕的日本基督教團體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不僅能講拉丁語，而且還顯示出他們有豐富的宗教和人類文化知識時，大家都能想像得出那種精神上完全陶醉的情緒籠罩着整個聖塔·塞(Santa Sé)和所有的西方教堂。到處是一派歡樂的景象。這時，在瓦利格納諾心中，對這個計劃又產生了一個令人高興的想法：越來越有可能把新的印刷機帶到日本，傳教士們的這種想法也許，甚至於超過了他們所具有的能力。

但是上帝要求他作出另一種犧牲，這種犧牲比他在澳門呆10個月還要大。可憐的人類幻想家！他剛剛被委任為印度的大主教，他應到那裏去。義務和順從不允許任何猶豫。他迫使自己忘却這種不愉快，並立即委托努諾·羅德里格斯(Nuno Rodrigues)神父和迪奧戈·德·梅斯基塔(Diogo de Mesquita)神父代替他領導這個團體。

當務之急是馬上出發。

計劃是上帝制訂的，他必須平靜而又忠實地來為上帝完成這個計劃。

關於日本基督教傳教團，由於時間關係和不能離題太遠，我就不再講下去了。但必須指出，這是傳教士史上最富有表現力、再感人不過的事件之一。

事實是，這次使命實質上是一個絕好的機會，許多人帶着夢寐以求的全套活字印刷設備來到果阿。就在1587年5月31日這一天，在碼頭的人羣中，有一個人兩眼充滿淚水，筆直地站着，衷心地感謝上帝。就在瓦利格納諾神父剛剛收到珍貴的印刷設備的同時，他被告知結束了他的印度省教區大主教的職務，這樣他就可以去日本進行他渴望的傳教活動。當然還有一些其它原因，如日本傳教團的成員也想回家。和他們在一起的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利用在艾雷斯·貢薩維斯·德·米蘭達(Aires Gonçalves de Miranda)號船上航行四個月的時間，考慮將他下一步的計劃。事情並不那麼壞，至少有兩個人到了歐洲，那就是日本人伊爾芝·若熱·德·洛約拉(Irmão

耶穌會神父米蓋爾·羅奇愛萊著的《木刻印刷》一書的封面。1585年澳門印刷，是澳門印刷的第一本書。（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收藏）

